

# 君如南飞燕

□贺兰山

“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/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/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/凝望你沉睡的轮廓/看海天一色,听风起雨落/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/大鱼的翅膀,已经太辽阔……

这美妙的歌声,来自闺蜜的深情演唱,通过微信传给了我,听得我如醉如痴。

《大鱼》周深是原唱,而我给闺蜜打了满分。在这个微醺的夏夜,身处上海的闺蜜给我送来快乐的音符,留下了特殊的记忆。

闺蜜爱君,身沐南方的骄阳,奔忙在黄浦江畔,过着属于她一个人的生活。此时的她,该是沏一杯热茶,安卧在舒心的小屋,伴着音乐,心无旁骛地演唱。这声音,来自千里之外,跳动在我的心房。

松开时间的绳索,任时光倒流,流到最初的高中时光。

## 1

那时的闺蜜,是高中文科班班长,因为成绩优异,挑起了班长的重担。高中3年,冰冷的板凳,背不完的书,点烛鏖战的长夜,做不完的试题,哪里有时间顾得上班里的的工作。

可出乎我的意料,“管闲事”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学习。

刚刚相识的我们,每天的晨跑打卡之后,会相约来到小河边的一块空地上,在一棵梧桐树下,开始各自的晨读。

有风吹过,偶尔我们也会陶醉在这清新、自由、无拘无束的清晨时光里,和树上的鸟儿一起欢唱,看头顶的蓝天,看已经泛黄的麦浪。我们一起背历史名词,背地理知识,也会背韩愈、柳宗元的散文。

那时的我们,每天总是忙忙碌碌,日子好像很长很长。在这里,我们看梧桐花落了又开,看麦子青了再黄。终于有一天,我们离开了那里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,在一个毕业季,你从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,被分配到了市第十二中学,成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。在这座城市,我们成了近在咫尺的邻居。在十二中,你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;在十二中,你

开始了不断飞往全国各地的讲课。

你的讲课,我是听过的。起初我去,是为了给你捧场。可是,当我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来到现场时,那黑压压的一剧场人让我感到震惊。那天,你讲的是台湾女作家写的一篇文章——《泪珠与珍珠》。看了海报才知道,那天到场的,是全市所有的高中、初中语文老师,还有全国语文界泰斗、号称“南钱北李”的“南钱”,即钱梦龙先生。钱先生从上海飞来,来到焦作这个小城,坐镇你的讲课现场。

诺大的剧院,成了你一个人的舞台,全市的语文老师从不同的地方赶来,大家济济一堂,安静地聆听着你的讲课。这哪里需要我去捧场?我受到了一次精神洗礼,那是我毕业离校后的最有意义的一堂课。

## 2

2006年,作为引进人才,你定居上海,不到两年,你如愿拥有了上海户口,买了自己的房子,将宝贝儿子带在身边。

在那个流行发短信息的年代,突然有一天,我的手机上蹦出一条短信:“新华,我和儿子从今天开始有了上海户口!”短短的一句话引爆了我,你抑制不住的兴奋一下子感染了

我。我为你高兴!我将这条信息内容告诉我的爱人,告诉女儿,告诉一切认识你的人。这条短信保留了十几年,我没有舍得删,伴随着我换了一部又一部手机。

我们同居一座城市不到十年,你把自己交付给了上海,正像你歌中所唱:大鱼的翅膀,已经太辽阔。真的,你像一条大鱼,用自己的勤奋,插上了腾飞的翅膀;你像一条大鱼,用自己的奋斗,再一次跃过龙门,拥有了更加辽阔的海洋。

记得那年冬天,你邀我去滑雪。当时,滑雪还是一项稀罕的运动,我们所在的家乡还没有一个滑雪场。我带上女儿,你带上儿子,我们报名参加焦作颶风户外的活动,坐上火车去200公里外的山西滑雪。

在火车上,两个孩子玩拍手歌,用两双小手左右对拍,嘴里飘出愉快而稚嫩的童音,引得其他乘客也十分开心。后来,孩子们发现了接连不断的隧道,兴致更高了。

上大学后,我们一南一北,奔赴不同的城市。地方不同,但我们读的专业相同,同是中文系,注定了我们是相通的。在那个从前慢的年代,我们在慢腾腾中靠书信传递信息,然后就像约好了一样,毕业后一前一后来到了同一座城市,成为近在咫尺的邻居。

火车钻过一个个隧道。一路上,两个孩子数着一个个隧道,新奇着第一次坐火车的新奇。火车一进隧道,顿时一片漆黑。伴随着“呜呜”的鸣笛声和“哐当哐当”的铁轨声,车厢里的灯亮了。

火车到站是晚上7时。一下车,西北风呼啸,天气格外寒冷,气温比家乡要低很多。我们包裹好自己,带孩子们寻找晚餐。在车站,每人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山西刀削面。山西的面食就是好,劲道的面上浇一勺炖肉,再淋上一层山西陈醋,那味道美极了。这么好吃的面,给又冷又饿的我们注入了热量,带来了温暖,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

吃过饭,兴奋的我们顾不上寒冷与疲惫,乘车来到

滑雪场。夜场的人不多,我们几个玩得尽兴,两个孩子,一个8岁,一个11岁,学得很快,掌握了要领。我们都学会了滑雪,呼喊声、欢呼声。第二天,我们早早地来到滑雪场,又玩了一个上午,过足了滑雪瘾。

## 3

十几年过去,转眼,两个孩子已经长大。

你的儿子到德国学习,一眨眼,在德国4年有余,研究生就要毕业了。偶尔,他会和他的同学一起去美丽的阿尔卑斯山玩,冬天还会发回来一些在德国黑森林地区高山滑雪的照片和视频,你总是高兴地对我说:“看,就是那次滑雪练成的童子功。”

还记得吗,闺蜜,一个夏天,我们相约去游泳。在一个露天游泳池,一个矿泉水瓶子,我们几个人玩了几个小时。这个矿泉水瓶子装满水,一个人奋力将它扔出去,大家一起去抢,谁抢到了谁就是赢家。然后由赢家再扔出去,大家重新去抢。

那天游泳的人不多,整个泳池成了我们的天下。清凌凌的一池水,供我们追逐、嬉戏,我们在水中玩得真嗨,忘记了吃饭和回家。

现在想想,那该是一个多么无聊的游戏呀。

可是,当时的我们乐此不疲,一直玩了几个小时。女儿的蛙泳、仰泳如鱼得水,都是在那次玩耍之后学会的。

去年春节,因为疫情,你和儿子、老公不能团聚,你们身在三个地方。本以为你会伤感,谁知,你们欢聚在微信上,三地的问候,三地的见证,将德国、上海和家乡紧紧连在一起,过了一个网上团圆年。

## 4

爱君,这么多年,我们的关系早已超出了同学的定义,有时候感觉你是我的老师,有时候觉得你是我的朋友。大雾弥漫的早晨,有了你,就有了灯塔;黑森森的夜晚,仰望繁星,总能在一个星座上找到你的名字,

点亮我的夜空。

记得母亲去世后,我像一只迷途的羔羊,迷失了人生的渡口,不知自己来自哪里,又要去往何处。电话里,我不止一次地念叨有关母亲的一切。母亲怎么会一头栽下去就没有了回还的余地?遗憾母亲人生最后的50多天一直在ICU度过,重症监护室,ICU,那里该是多么冰冷啊,待在里边的母亲该是多么孤独啊!

你静静地聆听我的唠叨,然后告诉我:不要难过,你和你的家人已经努力了,妈妈在冥冥之中一定感受到了你的爱,是带着你和大家满满的爱离开的,妈妈一定很欣慰。

听了你的分析,听了你的结论,我释怀了。昏迷之中的妈妈一定是带着我们大家满满的爱离开的,她一定感觉到了我们的爱,感觉到了我们的不舍,她一定知道我们非常非常爱她。

爱君,你知道我有多温暖,你知道我有多踏实,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。

这么多年,这是第二次听你唱歌。

第一次,是在市太极体育中心的空中走廊。我们站在高高的露台上,听你唱那首《烟花三月下扬州》。你知道吗,自从你去了烟雨江南,我的牵挂也像烟花三月的柳,总也折不完。随着时光的流转,这棵柳发了芽、长了根,有了长久的期盼。在每一个该来的时刻,我在期盼着南燕北归,期盼着故人归来。

“我松开时间的绳索,看你飞远,看你离我而去,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……”这美丽的歌声,距离我那么近。感谢你,亲爱的闺蜜,虽远在千里之外,我却觉得我们就在一起。

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高中三年,何其有幸,何其值得,送给我两个至亲的闺蜜,30多年,我们不离不弃;高中三年,时光清浅,认识了后来成为我另一半的知心爱人。纷繁的世间,庞杂的俗世,有了你们,天涯比邻,我心甚安。

闺蜜爱君,暑假开启,等你归来,等你一起看海天一色,听风起雨落。